



# 湖湘传统纹样



左汉中 编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湖湘文库  
PDG

左汉中 编著

# 湖湘传统纹样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湖湘传统纹样/左汉中编著.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0.4

(湖湘文库·乙编)

ISBN 978-7-5356-3646-1

I. ①湖... II. ①左... III. ①传统纹样—简介—湖南省—图集  
IV. ①J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6754号



湖湘文库(乙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 湖湘传统纹样

- 编 著 左汉中  
责任编辑 周 健 孙 平  
责任校对 李奇志  
整体设计 郭天民  
版式设计 岳 蕾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 印 刷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26.75  
书 号 ISBN 978-7-5356-3646-1  
定 价 110.00元



# 前 言

纹样是装饰花纹的总称，又称花纹、花样，也有泛称纹饰或图案的。纹样是人类文化中主要的符号活动现象之一，纹样的诞生早于文字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纹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并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着。中国历史纹样一直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凝固的艺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

早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先民们还没有文字，却能将本能的快感和朦胧的审美意识诉诸一幅幅神奇的图纹中。仰韶时代的彩陶上的图纹，已依稀表达出人类早期从事渔猎生计的意念。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面的动物纹增多，粗阔的线纹中呈现出来的神秘与狞厉之美，折射出奴隶社会宗法制度的阴影。春秋战国是个大变革的时代，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格局，“百工”们创造的工艺纹样，同时也增添了品类和加强了动势。秦汉时代，装饰壁画与雕塑艺术蓬勃发展，楚汉文化的浪漫主义气息影响到造型艺术，气势磅礴的动物造型和飞腾流动的云气纹，构成了一种深沉而雄大的力量。自南北朝以来，由于佛教的兴起，植物图案中出现了莲花纹、牡丹花纹和依据人的意愿组合而成的宝相花纹等。唐代

的社会繁荣带来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人物造型崇尚丰腴饱满，以缠枝纹为代表的装饰纹样也表现得繁复富丽。到了宋代，工笔花鸟画日趋成熟，细腻的绘画风格影响到图案装饰，纹样风格开始转向写实。明清以来的文学艺术出现明显的市俗化趋向，市井吉祥题材和“讨口彩”式的组合图纹流行一时，如“岁寒三友”、“四君子”、“五子登科”、“麒麟送子”、“五福拱寿”等吉祥图案成为装饰艺术的主要题材，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可见，中国历代传统纹样有着一一条明晰的缘起、发展、演变的脉络。

对中国传统纹样的整理和研究，我国工艺美术界前辈如陈叔亮、雷圭元、庞薰琹和田自秉等先生已有不少论著成为典范，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对湖湘地区自古以来的传统纹样进行系统地收集、整理与分析，目前还著述甚少。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文物考古工作者曾经对出土的青铜器、陶器、铜镜、漆器、织绣品、玉器等进行过装饰纹样的整理，但鲜有对它们从工艺美术的角度开展的比较和分析。民族民间美术纹样是我省传统艺术的一片亮色，除了印染花布之外，其他门类也较少有专门的论述与画册出版。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力求对湖湘地区历代传统纹样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应该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湖湘传统纹样的缘起、发展、演变与中国历代纹样一脉相承。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化进步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湖南汤家岗文化遗址出土的白陶盘外底戳印八芒太阳纹和高庙遗址出土的陶罐上刻画有鸟纹与太阳纹的组合。这些人类早期创造的图腾纹样反映出原始先民对太阳神的崇拜。

先祖们诀别石器之后跨入的第一个文明驿站就是青铜时代。湖南历年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屡见稀世珍品。如人面方鼎、四羊方尊、豕尊、牛尊、象尊、虎食人卣和一大批大型铜铙等等，论纹饰的繁复精美、形式的多样和发展序列的清晰，的确是举世罕见。而这一时期饕餮纹、云雷纹、连珠纹、窃曲纹、龙纹、凤纹和其他动物装饰纹样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楚地社会生产迅速发展，楚人制铜镜技艺颇具影响，尤其至战国晚期，楚式铜镜异彩纷呈、光泽照人，成为各诸侯国仰慕之物。铜镜之装饰纹样有花叶纹、山字纹、蟠螭纹、禽兽纹、菱形纹等，山字纹镜是其中最大的家族。楚地制镜习俗一直延续至宋元之后，至后来其纹样风格渐趋写实，内容由动物、花卉纹发展到神话、风俗人物纹等。

西汉马王堆1号墓和3号墓出土的棺槨及大批漆器文物，足以证实汉代漆绘艺术的至高水准。以1号汉墓黑地彩绘棺为例，棺槨四周漆绘有数十组

瑰丽多姿的天宇画面，技法娴熟自如，布局大气洒脱，流云舒展飞腾，无拘无束，百余种神兽在云气间奔走竞斗，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这一切既是汉代漆绘艺术成就的高度体现，同时也是楚人浪漫精神在汉初长沙国的尽情演绎。

中国是丝绸之国，当时楚国的丝织业已相当发达。仅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成衣就达50余件，织物品种有平纹纱、绢，提花类纹纱、纹罗、纹锦，提花起绒圈锦，以及刺绣、印花和编织品等。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绣品众多，显示出湖湘刺绣的悠久传统，“信期绣”、“乘云绣”和“长寿绣”以各自的纹样表达不同的象征寓意，绣纹华丽，色泽瑰丽，堪称无价之宝。

兴起于盛唐末的长沙窑是我国著名的外销瓷窑，是9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朵绚丽之花。长沙窑釉下彩绘发挥釉彩与窑变的特点，运用勾画、泼墨与渲染，巧妙利用火的作用获得丰富复杂的色彩效果。其纹样有人物、禽兽、鸟类、花草、风景、抽象式几何图形和书写的诗句谚语等。从彩绘纹样潇洒纯熟、灵动飞扬的笔意看，对后世中国画大写意的影响应是不存疑义的了。

承粉上彩与釉下粉彩瓷之后，元、明、清三代湖湘青瓷、青白瓷、青花瓷各有相对的闪光点，惜未能直追前人辉煌。清朝末年，醴陵窑创烧的釉

下五彩瓷以瓷胎细腻、釉色洁净、釉彩缤纷、绘画传神而名震天下，其彩绘运用中国画技法并吸收西洋绘画之长，描绘的山水、人物、花鸟、动物纹瓶、壶精品，令人欣赏之余爱不释手。

在湖湘历代纹样的宝库中，除了历史文物上的传统纹样之外，民族民间传统纹样同样蕴藏丰富、多姿多彩。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又是一片充满神话传说色彩的土地。在这块神奇土地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民族民间美术及纹样，无不打上浪漫、奇异的楚文化的深深印记。同时，由于各民族宗教礼仪和民俗习惯的差异，他们创造的工艺美术及其纹样风格又呈现出浓郁的地域与民族特色。

如从战国时期楚墓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漆器，大都是“黑底朱彩”，而湘西苗族服饰历来习惯在黑色底料上挑绣五色，无论是衣袖、围裙、裤边，还是头帕、鞋面和童帽，均在黑底上绣出红花绿草、青龙黄雀，对比强烈，极具艳丽华美之韵致。楚汉艺术中常见的龙凤纹样，在苗族刺绣挑花中仍然为主题纹样之一。又如现存的湘西民间织锦中的抽象几何纹样，从其原始的经纬织造中同样地也反映出与我国古代不同时期特别是楚汉时期织物纹饰的渊源关系。还有湖南建筑木雕与石雕中很多具有巫术神性意义的构件和纹饰，都与南国楚地的巫傩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



湖南民居房屋中梁、卦木、檐檩上的太极纹、狮子纹、八卦文和鳌鱼纹托木，无不带有巫术辟邪的意识；门额与亮窗上“鸾凤和鸣”、“鱼龙变幻”、“有凤来仪”、“天仙送子”等纹饰，则是湘楚艺术世代传承的题材与图式。

湖湘民间美术及其纹样图式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地域风格。在湘西和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上的地理天然闭塞和政治的相对稳定性，使得他们的宗教、风俗、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面貌，各种宗教礼仪、民俗活动纷繁万象，鲜有所匹，民族民间美术的各类纹样图式孕育其中。

湘西土家族是一个崇虎忌虎的民族，于当地出土的战国和汉代青铜器虎纽铎于便是古代巴人崇虎的先证。相传为巴人后裔的土家族在自己习用的土家锦和蜡染纹样中常见“吉祥兽”造型，“吉祥兽”是由虎头和其他几种动物复合组成的一个艺术形象，是土家族虎崇拜的遗存。土家人还将自己熟悉的动物和植物命名的各种图案纹样，编织在打花铺盖（土家锦）上，表达出土家妇女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化追求，有着浪漫自然的民族气息。

湘西苗族在自己的民族史诗《苗族古歌》中吟诵祖先对枫树和“蝴蝶妈妈”的崇拜，苗族妇女就在刺绣和挑花上挑绣出枫树纹和蝴蝶纹；苗族民间传说是中有美丽的凤凰和锦鸡，于是，凤鸟和锦鸡就成为刺绣和凿花

的主打纹样。而侗锦中表现的八芒太阳纹和侗家妇女钟爱的太阳纹娃崽背裙，则体现了侗族自古以来对太阳的崇拜。而自古笃信盘瓠的湘南瑶族，则每年举行“祭盘王”的盛大庆典，“盘王过海”传统纹样出现在瑶锦八宝被面上和江永木刻纸马中。

综上所述，湖湘传统纹样的整理汇编，是由两条线索组合在一起的。第一条线索是湖湘历史文物，从新石器时期的陶器纹样、商周青铜器纹样、战国至宋代的铜镜纹样，到战国至西汉的帛画纹样和织绣纹样、汉代的漆器纹样、唐代长沙窑瓷绘纹样和其他时期的玉器杂项纹样等等，以上八个类别，大致贯穿一条纵向的历史时代脉络。第二条线索是明清以来至现代的湖湘民族民间纹样，又细分为刺绣纹样、挑花纹样、织锦纹样、印染纹样、雕刻纹样、剪纸凿花纹样、木刻版画纹样等七个项目，则是从横向概念出发由工艺美术门类来区分的。其中刺绣、挑花本属同一工艺门类，因纹样较多，故分为两个部分。不难看出，由这纵横两条线索汇集起来的湖湘传统纹样，可谓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尽管本书只是部分传统纹样的结集和展示，但仍然可以体现出楚文化浪漫主义精神的深厚渊源，同时也反映出湖湘民族民间美术的卓越创造。

总之，在对湖湘地区历史传统纹样和民族民间纹样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研究中，仍然会萌生一种振奋与喜悦之情。湖湘传统纹样的确有那么多熠熠生辉的亮点，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商代的青铜器，明清以来湘西和湘西南地区的染、织、绣品等等，这些宝贵的工艺美术成果及其精美的纹样，不能不让湖湘人引以珍视并为之自豪。

对湖湘传统纹样的汇集、整理和分析，还只刚刚开始，本书传统纹样的呈现方式，手法不一，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对历史文物纹样的整理，参阅和借鉴了文博界前辈学者的许多书籍和图册，除在参考文献一栏注明出处外，谨在此郑重地向诸位图片的拍摄者、纹样的绘制者和有关文字的撰写者致以深深的敬意。同时，在民族民间纹样的收集加工过程中，参阅了麻明进等先生的纹样图式，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左汉中  
2010年2月

# 湖湘传统纹样概述

## 湖湘传统纹样概述

纹样，在文化现象学上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审美载体；在物理学上又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物质存在。因此，提及纹样，将是一个十分远古、宽阔、深邃而又难以终结的命题。

关于纹样的称谓，历来也有称之为花纹、花样、纹饰或图案的。它以形式美的法则，直接演绎出纹饰，其方法称作“便化”，即将自然的素材进行便宜变化，一方面是使纹样能适应器物造型和材料、工艺制作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变形”的装饰样式。在基础图案学的分类上，常常将其分作自然形纹样和几何形纹样，或称具象形纹样和抽象形纹样。其自然形纹样又可分花卉纹样、动物纹样、器物纹样、风景纹样等。在结构上则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纹样、四方连续纹样和混合型纹样。

中国历代纹样是一个蕴藏丰富的文化宝库，它有着延续八千年的人文辉煌历史，其多样的形式和深邃的内涵引人关注并使人为之感到自豪。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岩画到奴隶社会简洁、粗犷的青铜器纹样，再到封建社会日益精美、繁复的各种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吉祥图案，中国传统纹样



印纹、太阳纹白陶盘底部（新石器时代）



“皿天全”夔龙纹方罍盖（商）

的发展脉络分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几乎都浓缩在一个个内涵丰厚的纹样中，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点。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的图案处于纹样的萌生期，几何纹样为其主要特征，这一时期产生的人面纹、鱼纹、蛙纹、鸟纹和网纹等，反映出原始人类从事渔猎活动所表达出来的早期图腾意识。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纹样沉雄有力，体现出这一时期人们的尚武精神，夔龙、夔凤、饕餮纹等具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与狞厉的君主统治意识。春秋战国时期由原来的以鸟兽纹、几何纹为主，转向了以表现现实生活如歌舞、狩猎、战争等场景的纹样为主，纹样造型更为自由灵动。秦汉时期的纹样运用范围逐渐扩大，除青铜器、瓦当、器具、服饰、建筑外，在墓室画像砖、壁画以及帛画、屏风上都有大量丰富的纹样，动物纹和人物纹广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宣扬救世、修来生的佛教兴盛起来，为中国传统纹样注入了新的活力，佛教纹样尤其是宝相花纹空前盛行。大唐盛世为传统纹样的发展开创了新时代，中外文化在这里交融，各种纹样都得以广泛运用，而国色天香的牡丹则是主流纹饰。两宋时期，花鸟画的盛行使得花鸟虫鱼纹样空前流行，纹样亦日趋写实与精美。元代的纹样有着鲜明的北方民



漆器镇墓兽（战国）



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信期绣手套（西汉）



草叶四山字纹镜（战国）



长沙窑七贤人物纹罐（唐）

族特色，豪放质朴的大花大叶纹样与成双成对的龙凤鱼形纹样较为突出，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演绎得淋漓尽致。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纹样发展的最高峰，明清时期的传统纹样不仅保留了前代纹样的特点，还吸收了不少外来风格，题材众多，风格活泼多样，应用范围宽泛。此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吉祥题材的广泛运用，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吉祥图、吉祥语与吉祥风俗广为流传，对后世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书的使命是对湖湘地区的历代传统纹样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收集、整理、归纳和分析，这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历年来我省只在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个门类间进行，所以说，这件工作又是有些艰巨复杂的。

有幸的是对中国历代传统纹样的整理研究，我国工艺美术界前辈学者已经有了充实的成果，如张道一先生主持的六卷本《中国图案大系》和田自秉、吴淑生教授主笔的《中国纹样史》，对中国传统纹样的图式整理和脉络梳理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这对于湖湘传统纹样中的纵向部分——历代传统纹样的收集整理，至少有了历史线索的依据。

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湖湘地区长期处于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被称之为“蛮荒之域”。在中国工艺美术史的链接带上，这一地区常常会出现“断链”和空白状态。因此，也就给湖湘历代传统纹样的整理和研究带来了一定难度。

在本书的“历代传统纹样”部分，编者采取了“板块状”的呈现方式，分为“新石器时代陶器纹样”、“青铜纹样”、“织绣纹样”、“帛画纹样”、“漆器纹样”、“铜镜纹样”、“陶瓷纹样”、“其他纹样”八类，八个“板块”基本按历史年代的顺序排列，如商周时期的“青铜纹样”，汉代的“漆器纹样”、“织绣纹样”、“帛画纹样”和唐代的“陶瓷纹样”等。但是，在单个“板块”中，又会出现历史年代的“伸延”，如“织绣纹样”和“帛画纹样”中，有从战国至西汉的纹样；“铜镜纹样”中，其跨度从战国至宋元时期；“陶瓷纹样”中，虽以“长沙窑”为主项，但也有少量从唐朝至明清的陶瓷纹样；在“其他纹样”中，则收入了部分从汉代至清代的玉器与滑石纹样。总之，从大的结构看，是以历史



单八勾花纹土家锦



凤凰牡丹纹苗族刺绣帐檐



侗族太阳纹挑花背裙



花瑶女子展示喜爱的挑花筒裙纹样



时期为顺序，在小的“板块”中，又会出现历史时期的“交错”。从工艺门类分“板块”，这一情况就难以避免了。

湖湘地区明清以后的传统纹样，与中国传统纹样的发展同步也达到了最高峰，历代传统纹样的积淀，外来纹样的影响，吉祥纹样的发扬光大，使得这一时期的传统纹样呈现出题材丰富、样式众多的局面。湖湘地区从明清以来至近现代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民间美术带来了千姿百态的民族民间纹样。因此，从明清开始，本书的传统纹样呈现开始转入了一个横向的并列结构。在“民族民间纹样”大系列里，又细分出“刺绣纹样”、“挑花纹样”、“织锦纹样”、“印染纹样”、“雕刻纹样”、“剪纸凿花纹样”和“木刻版画纹样”七类，其中，刺绣、挑花本属同一工艺门类，但因纹样过多故分为两部分，而石雕、木雕与竹雕则由于纹样的采集限制，将之合为一类。

下文从“历代传统纹样”和“民族民间纹样”这一纵一横两条线索展开，对湖湘历代传统纹样进行一次简要的梳理与分析。

## 一、历代传统纹样

### 1. 新石器时代陶器纹样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化进步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纹样的起源时期。

原始人类从渔猎和农业劳动的过程中获得启示，加上平时对太阳、月亮、水、火、山石等自然形象与现象的观察，以及与各种劳动工具的接触，逐步创造了固定的纹样，这一时期的纹样主要出现在陶器和岩画上面。陶器的初创阶段，人们主要着眼于其实用功能，但很快就出现了为审美目的而创制的陶品。特别是运用不断更新的拍印、模印、压印、剔刺、镂孔、刻画、彩绘各种装饰方法，使陶器披上漂亮的外衣。其特点是造型简练、线纹概括、自然谐调。以各种文化类型的彩陶纹样为例，较有代表